

少年与城

陈鑫

有年夏收时节,沿岸发大水,整个城外一夜间白浪滔天,分不清哪是河,哪是岸。他随父母进城躲水,水退之后,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回到老屋,望着满地的淤泥和死鱼,沉默良久。从那之后,一家人就搬到了城里。

那年,他八岁。

在本地,“进城”是一个极其形象且富有仪式感的字眼,必须穿过凉意微沁的深邃门洞,踩着光溜溜的青条石一径走到天光里,走到人群中,才算真正被这座城所接纳。东南西北,四扇城门,以厚重的城墙绵延连贯,两条通衢大道纵横交错,把城围切成横平竖直的一个“田”字。田字大大地写在这块世代农耕为生的土地上,这一写,就是几个世纪的风雨。

城里描述地理方位,更习惯以街巷为参照。街名不加修饰,一如本地人坦直爽朗的性格,东街,西街,南街,北街,以十街口为中心,四把直尺摆开,蛛网般的巷道拐弯便是尺子上的刻度。男女老少,三餐四季,悲欢离合,生老病死,就在这些刻度里被一点一滴地丈量记录下来。

少年家住东街,家门口的那两条小巷,一条叫马营巷,一条叫大寺巷。小巷的命名,似乎往往比主街更受重视,每个名字背后,都沾染着人间的烟火,积淀着历史的尘埃。譬如马营者,盖因此处曾有过官家的马厩或驻所;大寺者,则得名于附近的报恩禅寺。他痴迷于这些七拐八绕的巷道,数不清有多少次,随手抄一根树枝穿行其中,玩迷宫探险游戏,把瘦小的身影一点点填满砖石上那些时光剥蚀出的坑洼,也在脑海里逐渐丰满关于城的记忆。

离家不远,便是县中,学校历史悠久,前身可以追溯到明天启年间创立的书院。学习之余,百无聊赖的日子里,少年会偷偷溜上教学楼天台,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座承载和塑造自己生命最初形态的城,也学着思考人生与未来。蓝天白云,阳光微风,青春期的忧愁、烦恼与困惑,这一切把城衬托得安静而沧桑,让他时常想起藤椅上休息的外婆,眯着眼,微微笑着看他。她的目光中,总能依稀看到毛头小子的那个自己。

没课的时候,他最喜欢爬城墙,和其他城里人一样,他对城墙始终怀着外人难以理解的特殊感情。它为他们一次次抵御兵燹和洪水,人祸和天灾,也竭力抗衡着无处不在、无所不能的时间。独自跨坐在城垛齿间,一条腿垂在外面,漫无目的地眺望远方。他想,武侠小说里那些英雄豪杰都骑高头大马,可这里的平原见不着马。城墙弥补了少年的遗憾,他可以骄傲地骑在这条灰黑色的巨龙身上,斑驳粗糙的矮墙,就是龙脊上威风的鳞板。透过总不那么合身的校服裤子,晒了一天的墙砖传递着新鲜的温暖,他觉得巨龙似乎活了,要带自己飞腾起来了。

另一个常去的地方,是博物馆。老博物馆就设在唐玄奘奉敕主持修建的报恩禅寺内,杉林蔽日,殿堂庄严,数不胜数的珍奇藏于其中。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,除了庄稼的清香,这里的土壤中随处都散发着器物锈蚀老化的味道,那也是时间的味道。琳琅满目的金银、青铜、陶瓷和玉器,从他的脚下随着犁铧与铁锹的飞舞被翻起,重见天日,而后被空气加上滤镜,显出久远的模样。他隔着玻璃与它们相对凝视,听它们无声地诉说城的过往,那种感觉既遥不可及,又近在咫尺。

在这座城里,少年度过了人生中最纯真美好的一段时光。突然有一天,他的内心开始奔涌一种躁动,他想离开这座城,想见到不一样的山河湖海,听到那些不一样的声音。他甚至幻想自己是庄周梦里的那只蝴蝶,迫不及待要挣脱这一层土夯砖垒的蛹壳,潇洒地飞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想法,到达一个又一个遥远的异乡。可奇怪的是,走得越远,看得越多,越会在不经意间怀念起他的城。而今,少年已届不惑,时空在记忆里扭曲变幻,每每望向前方,看见的,却总是来时的方向。

那个少年,是我。那座城,叫故乡。



哺育
汤青摄

“蕉下客”

张芹

小区的另外一头,有邻居在门口种了几丛美人蕉。土里施过有机肥,美人蕉的叶子绿得发亮,黄色、深红的花朵大而厚重。一丛开在栅栏外面,一丛开在白蜡树下。婷婷袅袅,真是花如其名,美人般临风而立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可克达拉见到美人蕉。不,应该是第一次在伊犁、在新疆见美人蕉。在我的印象里,美人蕉是温暖的南方植物,最起码也得是嘉峪关以外的植物。

我家种过一次美人蕉。

初中一年级的時候,学校动工盖新教室,地基周围树木被挪了地方,花花草草只捡了大的重新栽种。一些调皮胆大爱凑热闹的男生围在跟前翻东找西。放学的时候,隔壁班的表哥喊住我,满是泥巴的手里捧着一块什么东西的根茎过来让我带回家种。问他是什么,他含含糊糊也说不清,只说这是好花的根,你回家让大姨埋在土里,年年都会像学校里的那样开花。

那是秋天还是早春,我完全不记得了。只记得夏天的时候,靠近堂屋窗户的院子,长出了一大片美人蕉,浅黄的花,碧绿的叶。雨后叶子更美,而花朵便有点受到伤害似的,薄薄的,透明的,被雨滴打伤了。

只可惜,大概是那年冬天太冷冻死了根,第二年一个芽也没有发。

父母到上海打工,我们姊妹去过暑假。那是浦东的乡下,水泥公路铺展,水杉笔直高大,踏过松软的落叶,就是一畦一畦的稻田,方正如大大的田字格。夏日午后,树影斑驳,蝉鸣如雨,稻秧翠绿,渠水清凉,一只大龙虾不知从哪里蹦到路上来。人家的屋后面,厂房外,水塘边,临水照花,除了紫薇,便是美人蕉。公路两旁尤其多。高高大大的,翠绿的硕大的叶子捧出红的黄的花束,挤挤挨挨,挨着公路两边,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。被风吹烂的叶子上落满灰尘,但花朵总是那么明亮鲜艳,二十多年过去,每次想起,仍有明亮的黄色花朵在阳光下闪烁。

说到美人蕉,不免想起芭蕉。在唐诗宋词中流连的,芭蕉居多,不管什么时候读到,都令人心思缱绻,百转千结。

唐代徐凝,拿芭蕉与美人蕉对比过:红蕉曾到岭南看,校小芭蕉几一般。差是斜刀剪红绢,卷来开去叶中安。

诗句过于通俗和写实,毫无意蕴可言,只可当岭南风物之记录。明代皇甫汈有首《题美人蕉》诗,可约略与芭蕉分一点风致:带雨红妆湿,迎风翠袖翻。欲知心不卷,迟暮独无言。

《红楼梦》中芭蕉很多。怡红院外有一株海棠、数棵芭蕉,这也就是宝玉最初题写匾额“怡红

快绿”的缘由。探春最喜芭蕉,结海棠诗社时便为自己取名“蕉下客”。黛玉笑话她是“蕉叶覆鹿”的鹿。其实那覆盖住樵夫打死之鹿的,并不是芭蕉的“蕉”,而是砍来的柴。黛玉当然不是不知此蕉叶非彼蕉叶,不过是利用这个典故现成的字面捉弄一下探春罢了。

元春省亲,游幸大观园,令一众姊妹兄弟为匾额题诗。别人都气定神闲,唯独宝玉,在作“怡红院”一首时,因说“绿玉春犹卷”,被宝钗提醒说元妃已将匾额由红香绿玉改成怡红快绿,可见是不喜绿玉,何必再写绿玉呢?宝玉一时智短,无奈拭汗。宝钗有心相帮,便令他将玉字改成蜡。一说典故,宝玉顿时洞开心臆,连称宝钗为一字师,还说“从此后我只叫你师父,再不叫你姐姐了”。

这典故出处,便是钱珣的《未展芭蕉》:冷烛无烟绿蜡干,芳心犹卷怯春寒。一缄书札藏何事,会被东风暗拆看。

这是我读过写芭蕉最温柔可爱羞怯的诗句了。把未展芭蕉比喻成少女心事,不像其他,常常与雨和夜晚、与思念忧愁交织。

雨水洗过蕉叶,蕉叶的绿便带了浓浓的雨意。芭蕉似乎是为雨而生。

“芦叶西风惊别浦,芭蕉夜雨隔疏窗。”“窗前新种绿芭蕉,夜雨声声枕上敲。”“短檠灯火掩书卷,屡听芭蕉夜雨声。”……无一不是蕉窗外夜风瑟瑟夜雨潇潇。古篆名曲《蕉窗夜雨》,将漫漫长夜孤客不眠,静听雨打芭蕉的愁绪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宋代诗人胡仲弓有一首《芭蕉》:“为爱芭蕉绿叶浓,栽时傍竹引清风。近来怕听愁人雨,听尽檐前三四丛。”因为惆怅而迁怒雨打芭蕉的心意几乎与“打起黄莺儿,莫教枝上啼。啼时惊妾梦,不得到辽西”一样令人怜爱和伤感。

芭蕉是属于南方的植物。园林中的芭蕉暂且不提,出门在外,汽车奔驰在南方大地,那一闪而过的除了春天开满山坡一树一树的玉兰,除了夏日覆盖山坡、浓密茂盛的翠竹,便是举着硕大叶子的芭蕉了。

如果是晴天,天空之蓝,云朵洁白,和芭蕉之绿,便一时明媚起来。但若是阴天,那风中摆弄硕大叶子的芭蕉,在远山迢递中,似乎也带来了无限忧愁。

人在旅途,难免有孤客之感,便总想到一点芭蕉一点愁。但哪里是芭蕉愁呢?

